

漢

書

傳二

十一

漢書卷三十九

蕭何曹參傳第九

蕭何，沛人也。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。^{〔一〕}高祖爲布衣時，數以吏事護高祖。高祖爲亭長，常佑之。^{〔二〕}高祖以吏繇咸陽，^{〔三〕}吏皆送奉錢三，何獨以五。^{〔四〕}秦御史監郡者，與從事辨之。^{〔五〕}何乃給泗水卒史事，^{〔六〕}第一。^{〔七〕}秦御史欲入言徵何，何固請，得毋行。^{〔八〕}

^{〔一〕}服虔曰：「爲人解通，無嫉害也。」應劭曰：「雖爲文吏，而不刻害也。」蘇林曰：「毋害，若言無比也。一曰，害，勝也，無能勝害之者。」晉灼曰：「酷吏傳趙禹爲丞相亞夫吏，府中皆稱其廉，然亞夫不任，曰：『極知禹無害，然文深，不可以居大府。』蘇說是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害，傷也，無人能傷害之者。蘇、晉兩說皆得其意，服、應非也。」

^{〔二〕}師古曰：「佑，助也。言居家時，爲何所護，及爲亭長，何又擁助也。」

^{〔三〕}師古曰：「繇，讀曰徭。徭，役也。」

^{〔四〕}師古曰：「出錢以資行，他人皆三百，何獨五百。奉音扶用反。」

^{〔五〕}張晏曰：「何與共事備辨，明何素有方略也。」蘇林曰：「辟何與從事也。秦時無刺史，以御史監郡。」師古曰：「二說皆同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泗水郡，沛所屬也。何爲郡卒史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課最上。」

〔八〕孟康曰：「當還入相秦事，故召何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此說非也。御史以何明辨，欲因入奏事之次，言於朝廷，徵何用之。何心不願，以情固請，而御史止，故得不行也。」

及高祖起爲沛公，何嘗爲丞督事。〔一〕沛公至咸陽，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，〔三〕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。沛公具知天下阨塞，戶口多少，彊弱處，民所疾苦者，以何得秦圖書也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督謂監視之也。何爲沛丞，專督衆事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走謂趣向之，晉奏。」

初，諸侯相與約，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。沛公既先定秦，項羽後至，欲攻沛公，沛公謝之得解。羽遂屠燒咸陽，與范增謀曰：「巴蜀道險，秦之遷民皆居蜀。」乃曰：「蜀漢亦關中地也。」故立沛公爲漢王，而三分關中地，王秦降將以距漢王。漢王怒，欲謀攻項羽。周勃、灌嬰、樊噲皆勸之，何諫之曰：「雖王漢中之惡，不猶愈於死乎？」〔二〕漢王曰：「何爲乃死也？」何曰：「今衆弗如，百戰百敗，不死何爲？」周書曰：「天子不取，反受其咎。」〔三〕語曰：「天漢」，其稱甚美。〔三〕夫能詘於一人之下，而信於萬乘之上者，湯武是也。〔四〕臣願大王王漢中，養其

民以致賢人，收用巴蜀，還定三秦，天下可圖也。」漢王曰：「善。」乃遂就國，以何爲丞相。何進韓信，漢王以爲大將軍，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。語在信傳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愈，勝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周書者，本與尙書同類，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，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。」

〔三〕孟康曰：「語，古語也。言地之有漢，若天之有河漢，名號休美。」臣瓚曰：「流俗語云『天漢』，其言常以漢配天，此美名也。」師古曰：「瓚說是也。天漢，河漢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信讀曰伸，古通用字。」

何以丞相留收巴蜀，填撫諭告，〔一〕使給軍食。漢二年，漢王與諸侯擊楚，何守關中，侍太子，治櫟陽。爲令約束，立宗廟、社稷、宮室、縣邑，輒奏，上可許以從事；〔二〕卽不及奏，輒以便宜施行，上來以聞。〔三〕計戶轉漕給軍，漢王數失軍，遜去，何常興關中卒，輒補缺。上以此剽屬任何關中事。〔四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填音竹刃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可其所奏，許其所請，依以行事。」

〔三〕應劭曰：「上來還，乃以所爲聞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剽讀與專同，又音章阮反。此卽言專聲之急上者也，（又）（今）俗語猶然。他皆類此。屬音之欲反。」

漢二年，與項羽相距京、索間，〔一〕上數使使勞苦丞相。〔二〕鮑生謂何曰：「〔三〕今王暴衣

露蓋，數勞苦君者，有疑君心。爲君計，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，悉詣軍所，上益信君。」
於是何從其計，漢王大說。〔四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索音山客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勞音來到反。次下亦同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鮑生，當時有識之士，姓鮑而爲諸生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說讀曰悅。」

漢五年，已殺項羽，卽皇帝位，論功行封，羣臣爭功，歲餘不決。上以何功最盛，先封爲鄼侯，〔一〕食邑八千戶。功臣皆曰：「臣等身被堅執兵，多者百餘戰，少者數十合，攻城略地，大小各有差。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，徒持文墨議論，不戰，顧居臣等上，何也？」〔三〕上曰：「諸君知獵乎？」曰：「知之。」「知獵狗乎？」曰：「知之。」上曰：「夫獵，追殺獸者狗也，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。」〔三〕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，功狗也；至如蕭何，發縱指示，功人也。且諸君獨以身從我，多者三兩人；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，功不可忘也！」羣臣後皆莫敢言。

〔一〕文穎曰：「音贊。」師古曰：「先封何者，謂諸功臣舊未爵者，何最在前封也。鄼屬南陽，解在高紀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顧猶反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發縱，謂解縱而放之也。指示者，以手指示之，今俗言放狗。縱音子用反，而讀者乃爲蹤蹟之蹤，非也。

書本皆不爲蹤字。自有逐蹤之狗，不待人發也。」

列侯畢已受封，奏位次，皆曰：「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，攻城略地，功最多，宜第一。」上已燒功臣多封何，^{〔二〕}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，然心欲何第一。關內侯鄂（千）秋時爲謁者，進曰：「羣臣議皆誤。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，此特一時之事。夫上與楚相距五歲，失軍亡衆，跳身遯者數矣，^{〔三〕}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。非上所詔令召，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。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，軍無見糧，^{〔三〕}蕭何轉漕關中，給食不乏。陛下雖數亡山東，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，此萬世功也。今雖無曹參等百數，何缺於漢？^{〔四〕}漢得之不必待以全。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！蕭何當第一，曹參次之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於是乃令何第一，賜帶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。上曰：「吾聞進賢受上賞，蕭何功雖高，待鄂君乃得明。」於是因鄂（千）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，封爲安平侯。是日，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，皆食邑。乃益封何二千戶，「以賞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」。^{〔五〕}

〔一〕應劭曰：「橈，屈也。」師古曰：「音女敦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跳身，謂輕身走出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無見在之糧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數音所具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贏，餘也。二謂二百也。衆人送皆三百，何獨五百，故云贏二也。」

陳豨反，上自將，至邯鄲。而韓信謀反關中，呂后用何計誅信。語在信傳。上已聞誅信，使使拜丞相爲相國，益封五千戶，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爲相國衛。諸君皆賀，召平獨弔。^{〔二〕}召平者，故秦東陵侯。秦破，爲布衣，貧，種瓜長安城東，瓜美，故世謂「東陵瓜」，從召平始也。平謂何曰：「禍自此始矣。上暴露於外，而君守於內，非被矢石之難，而益君封置衛者，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，有疑君心。夫置衛衛君，非以寵君也。」^{〔三〕}願君讓封勿受，悉以家私財佐軍。」何從其計，上說。^{〔三〕}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召讀曰邵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恐其爲變，故守衛之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說讀曰悅。」

其秋，黥布反，上自將擊之，數使使問相國何爲。^{〔二〕}曰：「爲上在軍，拊循勉百姓，悉所有佐軍，如陳豨時。」^{〔三〕}客又說何曰：「君滅族不久矣。夫君位爲相國，功第一，不可復加。然君初入關，本得百姓心，十餘年矣。皆附君，尙復孳孳得民和。」^{〔三〕}上所謂數問君，畏君傾動關中。今君胡不多買田地，賤貰資以自汙？上心必安。」^{〔四〕}於是何從其計，上乃大說。^{〔五〕}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問其居守，何所營爲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悉，盡也，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孳字與孜同。孜孜，言不怠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賁，賂也。賁音土得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說讀曰悅。」

上罷布軍歸，民道遮行，〔二〕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。上至，何謁。上笑曰：「今相國乃利民！」民所上書皆以與何，曰：「君自謝民。」後何爲民請曰：「長安地陋，上林中多空地，棄，願令民得入田，毋收橐爲獸食。」〔三〕上大怒曰：「相國多受賈人財物，爲請吾苑！」乃下何廷尉，械繫之。數日，王衛尉侍，〔三〕前問曰：「相國胡大罪，陛下繫之暴也？」〔四〕上曰：「吾聞李斯相秦皇帝，有善歸主，有惡自予。今相國多受賈豎金，爲請吾苑，以自媚於民。」〔五〕故繫治之。」王衛尉曰：「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，眞宰相事也。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！且陛下距楚數歲，陳豨、黥布反時，陛下自將往，當是時相國守關中，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。相國不以此時爲利，乃利賈人之金乎？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，夫李斯之分過，又何足法哉！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！」上不懌。〔六〕是日，使使持節赦出何。何年老，素恭謹，徒跣入謝。上曰：「相國休矣！」〔七〕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，我不過爲桀紂主，而相國爲賢相。吾故繫相國，欲令百姓聞吾過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在道上遮天子行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稟，禾稗也。言恣人田之，不收其稟稅也。稟音工老反。稗音工旱反。」

〔三〕如淳曰：「百官公卿表『衛尉王氏』，無名字。」師古曰：「史失之也。侍謂侍天子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前問，謂進而請也。胡，何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媚，愛也，求愛於民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懌，悅也。感衛尉之言，故懌悔而不悅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令出外自休息。」

高祖崩，何事惠帝。何病，上親自臨視何疾，因問曰：「君卽百歲後，誰可代君？」對曰：

「知臣莫如主。」帝曰：「曹參何如？」何頓首曰：「帝得之矣。何死不恨矣！」

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，〔一〕爲家不治垣屋。〔二〕曰：「令後世賢，師吾儉；不賢，毋爲勢家所奪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辟，讀曰僻。僻，隱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垣，牆也。」

孝惠二年，何薨，謚曰文終侯。子祿嗣，薨，無子。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鄼侯，小子延爲筑陽侯。〔一〕孝文元年，罷同，更封延爲鄼侯。薨，子遺嗣。薨，無子。文帝復以遺弟則嗣，有罪免。景帝二年，制詔御史：「故相國蕭何，高皇帝大功臣，所與爲天下也。〔二〕今其祀絕，朕甚憐之。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。」嘉，則弟也。薨，子勝嗣，後有罪免。武帝

元狩中，復下詔御史：「以鄠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爲鄠侯，布告天下，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。」慶，則子也。薨，子壽成嗣，坐爲太常（儀）（犧）牲瘦免。宣帝時，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，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，復下詔以鄠戶二千封建世爲鄠侯。傳子至孫獲，坐使奴殺人減死論。成帝時，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繇長喜爲鄠侯。（三）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鄠及筑陽皆南陽縣也。今其地（見）〔並〕屬襄州。筑音逐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爲，治也。亦曰共造其功業。」

〔三〕蘇林曰：「繇音人足攣辭之攣，鉅鹿縣名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喜爲此縣之長。」

曹參，沛人也。秦時爲獄掾，而蕭何爲主吏，居縣爲豪吏矣。〔二〕高祖爲沛公也，參以中涓從。〔三〕擊胡陵、方與，〔三〕攻秦監公軍，大破之。〔四〕東下薛，擊泗水守軍薛郭西。復攻胡陵，取之。徙守方與。方與反爲魏，擊之。豐反爲魏，攻之。賜爵七大夫。北擊司馬欣軍碭東，取狐父、祁善置。〔五〕又攻下邑以西，至虞，擊秦將章邯車騎。攻轅戚及亢父，〔六〕先登。遷爲五大夫。北救東阿，擊章邯軍，陷陳，追至濮陽。攻定陶，取臨濟。南救雍丘，擊李由軍，破之，殺李由，虜秦候一人。章邯破殺項梁也，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。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，將碭郡兵。於是乃封參執帛，〔七〕號曰建成君。遷爲戚公，屬碭郡。〔八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言參及蕭何並爲吏之豪長也。」

〔二〕如淳曰：「中涓，如中謁者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涓，絜也，言其在內主知絜清灑埽之事，蓋親近左右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晉房豫。」

〔四〕孟康曰：「監，御史監郡者。公，名也。」晉灼曰：「按高紀名平也。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。」師古曰：「公者，時人

尊稱之耳。晉說是也。」

〔五〕文穎曰：「善置，置名也。」晉灼曰：「祁音坻。」師古曰：「狐父，祁，二縣名也。祁音鉅夷反，又音十夷反。父音甫。

置若今之驛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亢父音抗甫。」

〔七〕鄭氏曰：「楚爵也。」張晏曰：「孤卿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爲咸縣之令。」

其後從攻東郡尉軍，破之，成武南。擊王離軍成陽南，又攻杠里，大破之。追北，西至開封，擊趙賁軍，破之，〔二〕圍趙賁開封城中。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，〔三〕破之，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。遷爲執珪。〔三〕從西攻陽武，下轅轅、緱氏，絕河津。擊趙賁軍尸北，破之。〔四〕從南攻犂，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，〔五〕陷陳，取宛，虜齮，定南陽郡。〔六〕從西攻武關、峽關，取之。〔七〕前攻秦軍藍田南，又夜擊其北軍，大破之，遂至咸陽，破秦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賁音奔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曲音丘羽反。遇音顛。」

〔三〕張晏曰：「侯伯執珪，以朝位比之。」如淳曰：「呂氏春秋『得五員者位執珪』，古爵名也。」

〔四〕孟康曰：「尸鄉之北。」

〔五〕應劭曰：「今堵陽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高紀言『南陽守龔降，封爲殷侯』，而此傳言虞龔，紀傳不同，疑傳誤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嶢音堯。」

項羽至，以沛公爲漢王。漢王封參爲建成侯。從至漢中，遷爲將軍。從還定三秦，攻下辨、故道、〔一〕雍、櫟。〔二〕擊章平軍於好畤南，破之，圍好畤，取壞鄉。〔三〕擊三秦軍壞東及高櫟，破之。〔四〕復圍章平，平出好畤走。因擊趙賁、內史保軍，破之。東取咸陽，更名曰新城。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，〔五〕三秦使章平等攻參，參出擊，大破之。賜食邑於寧秦。〔六〕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，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。至河內，下脩武，度圍津，〔七〕東擊龍且、項佗定陶，破之。〔八〕東取碭、蕭、彭城。擊項籍軍，漢軍大敗走。參以中尉圍取雍丘。王武反於外黃，程處反於燕，〔九〕往擊，盡破之。柱天侯反於衍氏，進破取衍氏。擊羽嬰於昆陽，追至葉。〔一〇〕還攻武彊，〔一一〕因至滎陽。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，從擊諸侯，及項王敗，還至滎陽。〔一二〕

〔一〕鄧展曰：「武都二縣也。」

〔三〕蘇林曰：「右扶風二縣也。櫟音胎。」

〔三〕文穎曰：「壤，地名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櫟音歷。」

〔五〕孟康曰：「縣名也。」

〔六〕蘇林曰：「今華陰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在東郡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且音子餘反。佗音徒何反。」

〔九〕服虔曰：「皆漢將。」師古曰：「燕，東郡之縣，故南燕國。音一千反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葉，南陽縣也，音式涉反。」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「武彊城在陽武。」

〔一二〕師古曰：「敗謂戰彭城而敗。」

漢二年，拜爲假左丞相，入屯兵關中。月餘，魏王豹反，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東張，〔一〕大破之。因攻安邑，得魏將王襄。擊魏王於曲陽，追至東垣，生獲魏王豹。取平陽，得豹母妻子，盡定魏地，凡五十二縣。賜食邑平陽。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，〔二〕大破之，斬夏說。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，擊成安君陳餘，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鄆城中。戚公出走，追斬之。乃引兵詣漢王在所。韓信已破趙，爲相國，東擊

齊，參以左丞相屬焉。攻破齊歷下軍，遂取臨淄。還定濟北郡，收著、漯陰、平原、鬲、盧。^{〔三〕}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，^{〔四〕}大破之，斬龍且，虜亞將周蘭。^{〔五〕}定齊郡，凡得七十縣。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，其守相許章，及故將軍田既。^{〔六〕}韓信立爲齊王，引兵東詣陳，與漢王共破項羽，而參留平齊未服者。

〔一〕蘇林曰：「東張屬河東。」師古曰：「邀，古速字。」

〔二〕蘇林曰：「鄆，太原縣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說讀曰悅。鄆音一戶反，又音乙據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五縣名也。時未有濟北郡，史追書之耳。著音竹庶反，又音直庶反。漯音它合反。鬲與隔同。」

〔四〕文穎曰：「或以爲高密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亞將，次將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守相，爲相居守者。」

漢王卽皇帝位，韓信徙爲楚王。參歸相印焉。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，而以參爲相國。高祖六年，與諸侯剖符，賜參爵列侯，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，世世勿絕。

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，破之。黥布反，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，與高祖會擊黥布軍，大破之。南至蘄，還定竹邑、相、蕭、留。^{〔一〕}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四縣名。」

參功：凡下二國，縣百二十二；得王二人，相三人，將軍六人，大莫騶、郡守、司馬、候、

御史各一人。(二)

〔一〕如淳曰：「酈音敖。」張晏曰：「莫敖，楚卿號也。時近六國，故有令尹、莫敖之官。」

孝惠元年，除諸侯相國法，更以參爲齊丞相。參之相齊，齊七十城。天下初定，悼惠王富於春秋，參盡召長老諸先生，問所以安集百姓。而齊故諸儒以百數，〔一〕言人人殊，參未知所定。聞膠西有蓋公，〔二〕善治黃老言，〔三〕使人厚幣請之。既見蓋公，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，推此類具言之。參於是避正堂，舍蓋公焉。〔四〕其治要用黃老術，故相齊九年，齊國安集，大稱賢相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數音所具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蓋音古盍反。」

〔三〕張晏曰：「黃帝、老子之書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舍，止也。」

蕭何薨，參聞之，告舍人趣治行，〔一〕「吾且入相。」居無何，使者果召參。參去，屬其後相〔二〕曰：「以齊獄市爲寄，慎勿擾也。」後相曰：「治無大於此者乎？」參曰：「不然。夫獄市者，所以并容也，今君擾之，姦人安所容乎？吾是以先之。」〔三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舍人猶家人也，一說私屬官主家事者也。趣讀曰促，謂速也。治行，謂脩治行裝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屬音之欲反。」

〔三〕孟康曰：「夫獄市者，兼受善惡，若窮極姦人，姦人無所容竄，久且爲亂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，孝武峻法而獄繁，此其効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老子云『我無爲，民自化；我好靜，民自正。』參欲以道化爲本，不欲擾其末也。」

始參徵時，與蕭何善，及爲宰相，有隙。〔二〕至何且死，所推賢唯參。參代何爲相國，舉事無所變更，壹遵何之約束。〔三〕擇郡國吏長大，〔三〕訥於文辭，謹厚長者，卽召除爲丞相史。吏言文刻深，欲務聲名，輒斥去之。〔四〕日夜飲酒。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，〔五〕來者皆欲有言。至者，參輒飲以醇酒，〔六〕度之欲有言，復飲酒，醉而後去，〔七〕終莫得開說，〔八〕以爲常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參自以戰鬪功多，而封賞每在何後，故怨何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舉，皆也，言凡事皆無變改。」

〔三〕孟康曰：「取年長大者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斥，卻也。」

〔五〕如淳曰：「不事丞相之事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醇酒不澆，謂厚酒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度音大各反。飲音於禁反。」

〔八〕如淳曰：「開謂有所啓白。」

相舍後園近吏舍，吏舍日飲歌呼。〔二〕從吏患之，無如何，〔三〕乃請參遊後園。聞吏醉歌

呼，從吏幸相國召按之。乃反取酒張坐飲，^{〔三〕}大歌呼與相和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呼音火故反。其下並同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從吏，吏之常從相者也。從音材用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張設坐席而飲也。坐音才臥反。」

參見人之有細過，掩匿覆蓋之，府中無事。

參子窋爲中大夫。^{〔一〕}惠帝怪相國不治事，以爲「豈少朕與？」^{〔二〕}乃謂窋曰：「女歸，試

私從容問乃父^{〔三〕}」曰：「高帝新棄羣臣，帝富於春秋，君爲相國，日飲，無所請事，何以憂天

下？」然無言吾告女也。」窋既洗沐歸，時間，自從其所諫參。^{〔四〕}參怒而笞之二百，曰：「趣入

侍，^{〔五〕}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。」至朝時，帝讓參^{〔六〕}曰：「與窋胡治乎？」^{〔七〕}乃者我使諫君

也。^{〔八〕}參免冠謝曰：「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？」上曰：「朕乃安敢望先帝！」參曰：「陛

下觀參孰與蕭何賢？」上曰：「君似不及也。」參曰：「陛下言之是也。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

下，法令既明具，陛下垂拱，參等守職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」惠帝曰：「善。君休矣！」^{〔九〕}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窋音張律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言豈以我爲年少故也。與讀曰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乃，汝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間謂空隙也。自從其所，猶言自出其意也。」